

她微笑着走 向牢门

张笑天著



中国·长沙

文艺出版社

张笑天著

她微笑着走向牢门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她微笑着走向牢门

张笑天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0,000 印张：11.5 印数：1——7,200

书号：10456·101 定价：2.40元

新书目：85——24

目 录

她微笑着走向牢门 …………… (1)

在震聋发聩的爆炸声中，姑娘被捕了，法庭判处她四年徒刑。而与此同时，爆炸事件的受害者也被押上了法庭的审判台。

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 …………… (151)

她用鲜血和生命浇灌了一位“天才”，然而，却遭到了遗弃。是历史的误会，还是“罪过的惩罚”？错过了太阳，错过了群星，面对尚未错过的青春，她奋起了。她是一个伟大的母性。

五花山 …………… (256)

不是冤家不聚头。五花山里长大的姑娘尽管野，但仍有自己做人的尊严。巧舌如簧的“负心郎”可打成了如意算盘？

告别了，昨天的记忆 ……………(305)

过去的他，棱角分明，锐意进取，却一个筋斗翻到泥沼里；今天他回来了，带给人们的则是失望和苦闷。昨天的记忆还是该留在昨天，今天生活需要的是开拓。

她微笑着走向牢门

一 春夜，一个姑娘踟蹰街头。爆炸声中，她凄然一笑。

正是一轮明月徘徊林上，泛滟中天的春夜，这座踏春江畔的城市似乎也懂得春宵苦短的道理，她安安静静地睡着。褐瓦红柱的鼓楼在银灰色的天幕上勾画出自己的斗拱飞檐的轮廓。石板铺路的十字街两侧，店铺都紧紧地闭着门板。穿城而过的踏春江上只有汨汨的水声和几只夜泊的乌篷船。新市区的交通干线——新开路大街也绝少行人，只偶尔有一辆长途货运卡车和下夜班工人們的自行车驶过。驶过之后，又只剩下高挑在水泥杆上的路灯，照耀着那枝叶轻摇的梧桐树。

就在这寂静的春夜里，有一个提绿色帆布旅行袋的姑娘在街上徘徊。城市不大，她已经走过了鼓楼、十字街口和宽阔的新开路大街，现在又重复走着那已经走过的路。她有时望望前面，谛听着远处的声音，有时又倒换着发酸的双脚，在水泥杆下略事休息。那有点紧张、有点骇怕的样子，使她既不象是个下了火车赶回家去的本地人，也不象是找不到住处的外地旅客。

这城市唯一的一辆洒水车从背后开过来了，姑娘躲闪不及，侧身在梧桐树后，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司机发现了她，临时闭上水门。路上留下了两三尺长干燥的路面。汽车开过去了。她感觉到驾驶楼里有一张胡子拉碴的方盘大脸向她这里一闪，但

是还好，那司机没有停车，没有下车盘问她，这才放下心来。看看腕上的那只廉价手表，快到夜十点了，姑娘似乎是下定最后的决心，从树后走出来，踏着湿漉漉的马路，直朝着城郊江水转弯的地方一个浓荫覆盖的去处走去。

她中等身材，不算窈窕，圆圆的脸，也不很白皙，鼻梁不高，上面长着几颗浅褐色的雀斑。梳着两条短辫，辫子末梢系着缠了银线的猴皮筋。穿着黑红格的上衣和蓝布裤子，料子虽不讲究，但那式样却是精心设计和剪裁的，很合身，也干净。

她轻悄悄走着，两只带祥儿的黑布塑料底布鞋在马路上发出嚓嚓的响声。没有犹豫不决，没有左顾右盼，看得出她对这一带的路线是很熟悉的，所去的目的地也是很明确的。半个小时以后，她进入江湾干部住宅区。

白马市的这个干部住宅区面积不大，只有两条柏油路——前街和后街。马路两旁全栽着合欢树，这种树在这个季节还没有开花，新长出来的嫩绿色羽状复叶到了夜间就成双成对地合并起来，象是被白天的太阳照蔫了似的。路两旁是一个个院落，有二层小楼也有平房，有米黄色的也有灰色的。无一例外，都有水泥矮墙围着，有的墙上爬着长春藤，一家家院内早春的桃花杏花已经开过，而豆角、牵牛什么的已经半尺高了。这里居住着白马市的干部们：地委书记、副书记，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专署的和市政府的领导人和各局各部的局长、部长等等。与十字街的老式住宅和商店相比，这里显得分外的安静，空气也清新。

提旅行袋的姑娘来到后街紧靠一头的一座院落门前，隔着矮墙看看那一溜五间的平房，平房的窗户黑洞洞的，它的主人肯定是正在酣睡。姑娘走到刷了铅粉的铁门前，看准了这里的门牌是13号，熟练地从铁门上面的栏杆间伸进胳膊，踮起脚够着门里的弹簧锁，把它拧开，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缝，门吱吱地响了一声，吓了她一跳，等了一会儿，屋内没有动静，她才悄悄地侧身进去。

月光洒下了一团团黑色的树影，小园子里有玉米叶轻摇的沙响，鸡在土坯窝里扑楞一下翅膀，这些都使她觉得恐怖。她的心怦怦跳着，自问着，我这象是个干什么的？贼吗？自己并不想偷什么东西，哪怕是这家的一片瓦都不想偷；抢劫吗？更不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干不了这个打家劫舍买卖；敌特吗？她也不想暗杀或者绑架这家的主人，盗窃什么机密文件。但是，她今天终于象贼、象抢劫犯、象敌特似地偷偷溜进来了，旅行袋里还带着黑色炸药，要干她那件策划已久的事情，给这家的主人一点厉害看。

这五间平房的主人姓石名友，以前是本市缤纷纺织厂厂长，最近他福星高照，又升任本市纺织工业局局长了。他五十多岁，体态颀伟，挺着大肚皮，这倒扣着一口大锅似的肚皮把个制服褂子上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扣子绷得紧紧的。一张胖脸，皮肤粗糙，紫赭颜色，又粗又黑的眉毛下，长着一对冷森森的眼睛，透着威严。又有一只好象很沉重的蒜头鼻子，说不定有二两肉，那鼻子又透着他有几分忠厚。想到这副模样，姑娘立刻不害怕了，真所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她紧咬着下唇，眼盯着那一排五个前窗，急促而轻捷地走近它们。

走近东头的那两个窗口，已经听到了屋内的打鼾声。这声音不会是别人的，只有象石局长那种体魄的人才可能发出这种带共鸣的鼾声。姑娘想象着石友那沉重的身子，在棕绷床上四仰八岔地躺着，睡得香甜、安稳，甚至连个梦也不做的样子，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睡吧，呼噜吧，一会儿你大概就要喊爹叫娘了！

她按既定的方案，经过前窗下，绕过房山头，顺墙根来到东头后窗下，蹲下身子，一点一点地拉开旅行袋的拉链，几乎没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她从旅行袋里轻轻地捧出两个紧捆着的牛皮纸包，这是两包炸药。每包上都有一根自制的药捻儿。她把炸药放在东头后窗台上一包，又走了十几步，把另一包放在正中间那间屋子的后窗台上。后窗台又小又高，她翘起脚，高高举起双

手，才勉强把炸药包送到窗台上，那窗子都有刷了绿油漆的铁栏杆，显然是防贼用的。

布置停当以后，姑娘又回到最东头那个后窗下，掏出一盒梅山牌火柴，擦着一根就点那药捻儿。火柴刚接近药捻儿忽然灭了，不是风吹灭的，大概是手有点抖，把火柴戳灭了。她又点第二次。这一次点着了；只是药捻儿闪了一下火星，又熄灭了，大概是火药受潮了吧？这时候，她把手伸进衣袋去摸事先准备好的小剪刀，手触到剪刀却又没有拿它出来，姑娘手插在衣袋里想了想，改变了主意，她放弃了这包火药，重又走到中间那个窗子下，划着了第三支火柴点药捻儿。这次出奇的顺利，药捻儿迸射着火星，滋滋地燃起来了。

那姑娘连忙走到东头那个窗下，弯腰拎起旅行袋，急急绕过房山头，来到前院，这时她已经顾不得会不会发出声响，推开铁门就来到街上。就在这时，炸药包爆炸了！

轰！红光一闪，黑烟弥漫，一股呛人的火药气味随着乱飞的玻璃和砖头碎块冲出小院，有几块直打到姑娘的身上。她一手遮着头，急忙跑开，跑出很远还能听到石友院内呼儿唤女的喊声，那声音是撕裂的、颤抖的、失常的，跟石友平常在办公室里哼哼哈哈的声音判若两人。

“你也有今天！”那姑娘心里说，脸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冷笑。

二 警车闻警出动，公安人员勘验现场。刑警队长对案情的分析。

二十分钟以后，白马市的大街上响起了发疯似的汽车马达声。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了石友的儿子从邻居家里打来的电话，刑警队长带着二十来个人，分乘几辆警车、挎斗摩托出动了。市医院接到公安局的通知，也派来一辆白色救护车，在鼓楼下的十字街口，遇上了公安局的车队，尾随在后，驶向江湾干部住宅

区。

在东门脸儿，车队碰上那刚刚作过案的姑娘，她提着那只空瘪的旅行袋，站在路边人行道上，以为那车队就是奔她而来，她准备被捕。然而，车队急于奔赴现场，并没有理她，毫不减速地急驶过去。只是坐在司机旁边的刑警队长瞥了姑娘一眼，这一眼就把她的形象和神态记下了。刑警队长觉得她可疑，这只是职业病，但是并没有想到这一个单身姑娘与那爆炸案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车队在石友住宅前面急刹车，公安人员不待车子停稳，就急急下车跑进院内。石友和他的老伴黎辛，儿子石塞川，女儿石旖风都在院子里，他们衣冠不整，石友只穿着一条裤衩，正围着脸上有血的石旖风，急得团团转。石旖风虽然是个年轻姑娘，这时也顾不得体面，只穿了一件小背心和花裤衩，双手捂着耳朵，跳着脚尖叫。见到公安人员和医护人员到来，石友的老伴黎辛忙给女儿披上一件外衣，并用自己的身体遮掩着女儿。石友这时就连忙哭丧着脸，迎上公安人员，不明不白地嚷道：

“准是她干的！准是她！谢‘绞杆’！”

所谓“绞杆”，是指农村赶大车拉庄稼时大车上用的一种工具，这东西是个一头尖一头圆的圆锥形木杠，都是用很结实的木头做的。为了紧捆庄稼，从车前甩过来两股大绳，在车后用“绞杆”把它绞紧，绞杆的一端插进庄稼垛里。石友是农民出身，对这是熟悉的，他给那姑娘起了这样一个绰号，意思是说那姑娘专门搅闹。

刑警队长问他：“有证据吗？”

黎辛凑上来，抢在石友之前答道：“有，当然有！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可不敢诬赖人。”

这是被害人提供的重要线索，对缩小侦察范围能起重要作用，刑警队长当然很重视，他叫过一位女刑警，让她详细听取这个情况并记入勘查笔录。自己忙着领人到房后，勘查现场去了。

在这同时，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着为石友全家检查伤情，做紧急处置。这一家人多多少少都负了伤，石友被碎玻璃划破腿帮子，妻子黎辛伤了大腿，儿子石塞川被飞来的砖头把额头砸出一个大紫包，尤以女儿石旋风伤势最重：脸部、胳膊、大腿多处流血，耳朵也出了血，对外界的声音几乎失去反应能力。她是市歌舞团舞蹈演员，身材修直，腿长而健美，靠着这份天资她逃脱了当代青年共同的命运，高中毕业没有下乡，直接被挑选进入歌舞团，演过江水英，跳过女民兵舞中的领舞。现在也正在走红运，是歌舞团的台柱子。因为这样，她对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更知道爱惜，注意练功，少吃油脂和淀粉类食物自不待说，还用过在脸上敷盖黄瓜片，涂各种药剂和护肤霜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白皙的脸孔。现在，这一爆炸使她前功尽弃，无怪她分外伤心，对犯罪分子分外仇恨。她有几分夸张地、痛苦地嚎叫着，歇斯底里似的喊着，哭着，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上了救护车。由于所处地位的重要，医护人员不敢怠慢，也把石友本人请上救护车，不管伤势如何，他必须到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按医生的意见，家里只留下石塞川看守就足够了，无奈，黎辛耽心有人会趁火打劫，发她的“家难”财，说什么也不肯离去。她虽然担心女儿的健康状况，但考虑到医院是熟医院，为石友和女儿检查身体，相信那些主治医生、住院医生、甚至是院长和副院长都会亲自出马的。于是，救护车只载着石友父女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

黎辛在救护车开走以后，就让儿子石塞川去门外，关上铁门，在那里就地打发来表示关心、表示慰问的人们。一声爆炸，惊动了四邻，邻近人家的玻璃窗受到强烈震动，也有轻微的损坏。那些人在惊魂甫定，弄清了不是地震，也不是敌机轰炸，而是石友家出事以后，就都穿上衣服，拿着手电，陆续过来了。黎辛嘱咐儿子，除个别领导干部本人及其近亲以外，一个也不放进院来，对慰问当然要表示感谢，但也要心里有数，其实，有人是来“幸灾乐祸”的！就象谁家死了人，来吊孝的只是为了吃一桌

酒席！嘱咐完儿子以后，她就来到房后，跟着公安人员来勘验现场。

现场已被封锁，除去公安人员以外，谁也不能进去，黎辛也不例外。她只得靠边站着，指指这儿，指指那儿，不停地唠叨着。她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土改时候参加革命，现在在某机关当办公室副主任，总有喜欢指挥一切的习惯。

大型干电池手电筒的强烈光束在地上晃动，公安人员在追寻作案人的脚印。房山头的豆角架下土质松软，那里留下了清晰的脚印，公安人员丈量，照相，直接寻到脚印消失了踪迹的大门外。

放在东头后窗上的未点燃的炸药包是很容易发现的。照过相以后，一双戴手套的手把它轻轻取下，用白纸把它包装起来，同时把它的形状、大小、放置部位以及被点燃过但是没有继续燃烧的情况，一一笔录。

一个年轻的刑警在东窗下发现两支划过的火柴杆，他轻轻地用镊子夹起，放入纸袋。

另一些人在中间那个窗下丈量着窗台被炸裂的豁口。从炸点向外收集爆炸残留物，刮取墙上的粉尘，隔几米取一次土样。

这样一直干到月儿西斜，现场勘验完毕。刑警队长带着他的队伍离开了石友家。他坐在急驰的车子上，反复琢磨着发现的种种迹象，心中逐渐形成了初步的概念。他判断：这是一场由黑色火药引起的爆炸，这种火药可能是来自做礼花和爆竹的小工厂，也可能是猎人什么的，是用硝酸钾、木炭和硫磺自己配制的。它易燃，也容易受潮，未点燃的一包可能就是受潮的。它的破坏能力当然比不上那些高级炸药，但这次爆炸的用药量不算很小。作案人可能不懂得火药的性能和爆破技术，不知道炸药在压力越大的情况下，爆破力越强的道理，作案时没有把炸药包放置在有压力的条件下。爆炸的冲击波是呈斜面向上的，把它放置在高高的后窗上，它只能冲破窗户，炸坏窗台，而在低处的人却相对安

全。从脚印判断，作案人是女性，经济状况一般或比较差——那塑料鞋底已经磨偏了，可以认为已经穿了不短的时间。鞋子的牌子说明它是本市出品，那么，作案人有可能就是本市人。体重中等，大约九十斤上下，身高在一米六十公分左右。但是，她为什么要犯罪呢？是反革命性质还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她和石友有仇？还是与石友的儿子石塞川有什么关系？是想在爆破之后趁火打劫？还是仅仅为杀人？是对石家某一个成员的报复？还是仇视我们整个社会而偶然选择了这一家作为发泄的对象？

这当然只是推断，是猜测，要作出正确的判断，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等对物证作出化验鉴定，要等侦察过程的终结，才能做出结论。

别犯主观主义呀！——刑警队长这样告诫着自己，抬眼望望月色溶溶、灯光灿灿的大街，精神为之一爽，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使他知道：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有意思的侦察过程开始了。

三 姑娘迟迟不肯入睡，她在等待什么？果然，他们跟踪而至。

在东门险儿遇到公安局的车队而没有被逮捕以后，那作案的姑娘就遽遽而行，午夜过后才回到她栖身的站前旅社。这是一所老式的宅院，有正房、厢房和东西跨院，双坡屋顶上覆盖着黑色的瓦，正房是前廊后厦。想当年是颇为阔气的，但如今已经破落了。大房间被切割成一个个火柴盒似的小间，为的是多住一些人。院子里见缝插针，挤进了开水房、食堂和煤堆等等。过一会儿就会有一列客车到达白马市车站，所以旅社没有锁门，只虚掩着，值班老头在门房里打盹儿。

姑娘推门进来，老头惊醒了，警惕地看着她。姑娘歉意地笑笑，那笑里带着疲惫而惶惑的神情。她向老头出示了住宿证，但那老头还是老大不放心地盯住她的脸。老头并非怀疑她是不是本

旅社的客人，他疑惑不解的是这姑娘为什么回来这样晚。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姑娘想出来一句问话：

“老大爷，这会儿还能结算宿费吗？”

“不行了。会计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明天算吧。”老头说。

明天？明天很可能对不起了，也许等不到会计上班，我就要离开旅社。——姑娘自忖道，然后就走进东跨院。

她踮着脚儿进了自己的房间，讨厌的地板总是吱吱响，怎么放轻脚步都不行，终于她把同屋的一位旅伴给吵醒了。旅伴伸手拉亮了电灯。

这位旅伴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细眉大眼，长方脸儿，皮肤白净，长得大大方方。身高约有一米六八，在女同志中属于高个子。待人热情，性格豪爽，嘴茬子很硬。她是个律师，叫秦端。姑娘知道她是专门帮人家打官司的，曾经有心无心地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自己需要打官司，就请秦端为她辩护。听了这话，秦端哈哈笑了，她说希望你一辈子也用不着我！

按理说，一个律师是何等样的人物？怎么能跟作案的姑娘同住一家鸡毛小店？这中间有一段缘故。

秦端是五十年代中期政法干部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白马市任见习律师。上任后就独立办过一个案子，为一个据说是思想反动的大学生辩护，这辩护非但没起作用，反而把她自己牵连进去了。在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运动中，秦端被认为是丧失立场，为反动学生开脱罪责，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刚结婚一年多的丈夫跟她离了婚，她被送到偏远的地方劳动改造。直到最近，二十多年过去了，领导上才依据中央精神，为她改正了这桩错案，摘掉“摘帽右派”帽子，调到法律顾问处工作。这法律顾问处是新近恢复的，说也可怜，它的头头、主任律师是先有了一块法律顾问处的牌子，才找到两间办公室，哪里谈得到有什么宿舍？秦端先是住了几个月的招待所，后来招待所老是开会，一开

会就要撵她，赌气搬到了这家旅社来往，好得很，这里从来也不撵她，就这样她和作案的姑娘住了同屋。

看那姑娘深夜归宿，秦端有点奇怪，但又不好问，人家要是在谈恋爱呢？如果是谈恋爱，多半也是痛苦的恋爱，看，她精神郁悒，疲惫不堪，小辫子有些散乱，脸上挂着一层灰。

那姑娘不敢正视秦端，只是背对着她，在床头收拾自己的东西，把几件换洗衣服和牙刷毛巾什么的装进旅行袋。深更半夜的磨磨蹭蹭干这种事，真使人奇怪。

“你要赶火车？”秦端躺在床上问道。

“啊，不。”那姑娘有些慌乱，忙把旅行袋放在椅子上。

“那就洗洗吧，洗了好睡。洗脸水给你打好了，再对上点热水。”秦端不厌其烦地说。

“谢谢大姐。我不想洗了。你睡吧，我来关灯。”说着就走过来要拉灯绳。

“不！你先铺被窝呀！我这里近，我来关。”秦端说。

“我想再坐一会儿，睡不着。”

“怎么啦？”

“我想，一会儿有人来查店。”

“查店？”秦端惊讶起来，“你怎么知道？”

“嗯，一定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秦端把枕头拉高，抬起上身倚在床头。

“刚才市里出了事。”

“真的？什么事？”秦端的睡意全消——大概也出于职业癖。

“您很快就会明白的。”姑娘说，“他们一会儿就会来查店。”

这事好生蹊跷！今夜出的那桩事不是这姑娘亲眼所见，就是与她有关，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很有可能就是她参与了。可

是，这姑娘会是那种人吗？据秦端这几天的观察，她是个温顺的、讲理的、知道体贴人的姑娘，虽然她表现出来有点心神不定，常常若有所思，很象胸有城府，但是秦端仍是不敢相信她会干出什么非法的事。无奈再怎么问，那姑娘也不肯吐露详情，秦端只得作罢，放平枕头躺下，但是怎么也睡不着。过了一会儿，她借翻身的机会偷偷瞥了那姑娘一眼，只见她规规矩矩地直坐在床边，天知道在想什么！

就在这时候公安人员来到了旅社。值宿老头对于这些人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讶。他是治保组副组长，常跟公安局打交道。见这些白衣人佩戴武器乘着吉普车到来，老头立即拿起那拴在一个有机玻璃圆盘上的各房间钥匙。这次公安部门出马的是以刑侦处副处长为首的侦察人员，副处长按着老头的手，说：

“不忙。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别的倒没什么，”老头说，“就是45号住的那个年轻姑娘刚才才回来，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她几点出去的？几点回来的？”

“晚上九点多就走了，拿着个绿色帆布旅行袋，看样子挺沉。回来的时候那袋子空了。一点二十五分进的门。”

副处长沉吟一下，心想，案子正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他又计算一下从旅社走到石友家来回所需要的时间，觉得这个人是个可疑分子。但是他没有告诉老头什么，只是说：

“带我们查查吧。”

“嗯，好，”老头又拿起哗哗作响的大串钥匙，抱起又脏又厚的店簿子。

副处长看了随行人员一眼，那些人于是就分成两伙，有几个人跟着副处长，另外一些人就散开，消失在旅社的各个角落了。

他们先从40号房间查起，轻轻地敲门，由老头向门缝里说明情况。屋里的旅客被叫醒，有的人一边开门一边嘟嘟囔囔地埋怨这些不速之客。好在公安人员对这埋怨是听惯了了的，也不在意，

进屋后挨个查看那些光膀子的、穿背心的男人们的介绍信和工作证。

当他们从40号房间出来的时候，那年轻姑娘已经站在走廊上。她衣著整齐，提着装满衣物的旅行袋。副处长心里一惊，瞥一眼老头，意思是问这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吗？老头向他一使眼色：正是她！副处长借着走廊上的灯光看见了那姑娘的鞋子上沾满尘土。

“别惊动别人了。”那姑娘说，“你们是要找人吧？找的就是我。石友家的事是我干的。”

副处长办过许多案子，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头一回碰到。他搞不清这究竟是算投案自首？还是自知跑不掉才主动坦白。如果是前者，那她为什么不直接到公安局去？假若是后者，那只说明这家伙很诡诈。副处长问：

“你是谁？”

“我叫谢小荷。”

“那你跟我们走吧。”副处长说。

于是，就有两个精壮的公安人员接过她的旅行袋，给她戴上手铐。谢小荷被拘留了。

四 法院贴出公告。白马市街头出现一个陌生人，他如期到庭旁听。

两个月后，白马市街头出现了这样一张公告：

谢小荷爆炸杀人案，业经白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本院订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八时起在工人文化宫开庭公开审判，欢迎旁听，特此公告。

白马市人民法院